

2010

2010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

万晶琳 选编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10

2010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0 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/万晶琳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354-4781-4

I. 2… II. 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1534 号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21.375 插页:3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13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特殊人寿保险 | 猫郎君 (1) |
| 面具先生 | 茶 茶 (8) |
| 猫鼠游戏之“玲珑玉” | 阿 木 (18) |
| 床下 | 周浩晖 (34) |
| 困镜 | 宋 阳 (44) |
| 午间阳光 | 猫 咪 (52) |
| 双子座 | 小 椴 (69) |
| 传媒时代 | 公输然 (77) |
| 怪病侵袭 | 宁航一 (86) |
| 荒村天堂 | 蔡 骏 (142) |
| 神秘三角 | 漆雕醒 (169) |
| 律师的烦恼 | 老家阁楼 (191) |
| 邻居 | 普 璞 (202) |
| 小偷 | 乾 困 (229) |
| K的夏天 | 何许人 (250) |
| 鲸骨盒子 | 柏 颜 (267) |
| 水仙少年 | 佚 名 (280) |
| 旋转眼球 | 王雨辰 (296) |
| 花煞 | 麦 洁 (323) |

特殊人寿保险

猫郎君

1.画押

现在我每天都要买一份晚报，边嚼馒头边翻着看。当然我从来不看新闻，我只看第六版，那上面是绝大多数人都讨厌的招聘广告，但我却很喜欢。人总是要吃饭的，而我已经失业很久了，不努力找工作，还能怎么办呢？

我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，用圆珠笔在一则广告下面重重画了道横线——“保险公司招聘客户代表，底薪10000元，电话：xxxxxxx”我立刻站起身，急急忙忙在身上摸索手机，顺便把嘴里的馒头干干地咽下去。

电话打通了，那边是一个生硬的男声，自称姓莫。我毕恭毕敬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甚至想好了遭到拒绝时该如何哀求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这边话音刚落，他便立刻告诉我，我已经被录用了，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签订合同。

我用力掐了把自己的脸，然后扑到桌边抓起报纸，把薪金后面的“0”耐心地数了几遍，的确是四个，我没有看错。我把报纸一扔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第二天我早早赶到了那家公司。一个穿着黑色套裙的中年女人为我开了门。她好像知道我的来意，没有任何询问，就直接领着我朝房间深处走去。

我边走边瞧，整间公司就是一个空旷得如同广场的大厅，其间密密麻麻地摆满了铅灰色的办公桌。每张桌后都坐着个穿白衬衫打黑领带的年轻人，他们有的在埋头看书，有的拿着圆珠笔在纸上无聊地勾勾画画，还有的只是直直地坐着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这些人之间完全没有交谈，脸上的

表情也都单调乏味。整间公司看上去，就像一张静默的黑白照片。

这令我有些奇怪。以前我也在几家公司呆过，但没有一家像这里一样。这里就像一口古井，黑沉沉的，波澜不兴。

黑套裙女人领着我一直走到大厅尽头，那里是一堵巨大的墙壁，一左一右开了两扇门。左边那扇是暗红色的，上面写着“总经理室”。右边那扇则是黑色的，隔着一段距离，我看不太清楚，隐隐约约感觉那是一扇铁门，沉重而阴郁。

女人拉开总经理室的门，朝里面说了几句话，便示意我进去。我有些怯懦地走进那扇门，立刻闻到一股说不清的怪异气味。

门里是个很大的房间，一个颧骨凸出的男人坐在老板桌后，正写着什么东西。见我进来，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，伸出苍白的手，说：“欢迎你成为莫氏保险公司的一员。”正是电话里那个生硬的声音。我急忙上前握住那只手，感到它又硬又凉，就像握住了冬天放置在室外的铁管。

“你的工作，就是为客户服务。服务是我们莫氏保险最核心的竞争力，这点很快你就会了解。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推到我面前，“如果没有异议，那就签字吧。”

我忙欠身把合同接在手里，匆匆翻了一遍。有些地方词句晦涩难懂，我看得一知半解，但薪金那部分的确标注得清清楚楚，月薪10000元。我的手抑制不住地抖动起来，胸腔里像是一只滚烫的皮球在弹来跳去。我生怕他反悔，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担心不够清楚，又重重地描了两遍。

2.铁门

我就这样成了莫氏保险公司的一员。黑套裙女人给我分配了办公桌，拿给我一张印有一个男人照片和简介的A4纸，告诉我这就是我要负责的客户。照片上那个人我认识，是经常在电视里露脸的一个大老板，这令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我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跟这种上流人物打交道。

资料只有一页，很快就看完了，我倍感无聊，于是偷偷打量起邻桌的同事来。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，脸色蜡黄，正无精打采地盯着桌角上的半盒饼干。也许是感觉到了我在打量他，他慢吞吞地把头转向我，喉咙里咕噜噜响了几声，有气无力地问：“新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，头一天上班。”我热情地回应。“难怪！”他神情恍惚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。难怪？难怪什么？我正要发问，看到黑套裙女人远远走了过来，便连忙住了口。

女人走到离我不远处的一张桌旁站住，居高临下地对一个皮肤白皙的男孩说了几句什么。那男孩像是呆住了，仰着脸惊愕地望着她，那神态活像一只青蛙盯着一只蛇，然后他两手撑着桌子慢慢站起来，跟在她身后朝大厅一端走去。他的肩膀不停地抖动，苍白的背影仿佛一张被风越刮越远的纸。

他们走到那扇沉重的铁门前。铁门从里面打开，女人径直带着男孩走进来，铁门旋即关闭。我疑惑地问身边的中年男人：“那铁门里面是谁的办公室？”

中年男人没有回答。我转过头，这才发现他的脸色顷刻间已变得煞白。我望望四周，蓦地发现所有人的神情都变了。如果说我刚进门时这些人的表情是一团死水，那么现在这团水像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搅动，形成一个巨大而恐怖的漩涡。

约摸过了半个小时，那扇黑色的门打开，女人像猫一样走出来。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，那个男孩并没有跟着出来。他去哪儿了？我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临下班前，黑套裙女人再次出现，叫走了一个短发女孩。她们同样走进了那扇铁门，但与上午不同的是，十分钟后，短发女孩跟着黑套裙女人走了出来。她的脸色比方才苍白了许多，步伐也有些踉踉跄跄，一只手腕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，隐约有一股红的颜色透出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那绷带上渗出的分明是新鲜的血迹！

第二天上午，被叫走的人轮到了坐在我右边的男生。他从铁门里出来时，看起来像是刚刚被人痛扁了一顿，鼻青脸肿，鼻血随着他的脚步洒了一路。然而他脸上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愤怒，相反，那张高高肿起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喜气，仿佛碰见了天大的好事。

我望着他，脑子里愈发混乱起来。想不通的事越积越多，就像旧家具横七竖八地堆满了空房间。

“那扇门里到底有什么？”中午时我堵住病怏怏的中年男人，坚持要问个究竟。“别问了，轮到你进去的时候，你就……”他像是没吃饭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。“难道我也要进去吗？”我瞪圆了眼睛，惊恐地问。他

叹口气，说：“早晚的事，没人能避过。”

3.生死契

他说得不错，果然，下午那个女人就停在了我的身边。她眼睛里闪着乌亮的光，俯视着我，说：“跟我走！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镇压心中的不安与慌乱，站起身，跟着她走进那道黑色的门。门里灯光昏暗，寒气逼人，一开始是一段曲折的走廊，走到尽头，我们来到了一扇黑色的小门前。“进去。”她低声命令我，然后悄然退两步。

“进去做什么？”我扭头问她。她愣了一下，定定地看着我：“当然是为客户服务了。”

“我不进。”我声音不高，却很坚定。“你敢！”她像是被激怒了，尖声叫起来，“你签了合同，就要服从公司的安排。我以客户经理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进去！”

“不，”我摇头，“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进去的。”她的眼神一瞬间变得凶狠起来，突然伸手在墙上拍了一下。一阵沉闷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两个面目不清的黑衣男人急步赶上来，不由分说扭住了我的胳膊，然后一把拉开那扇黑色的小门。我只觉得身后一股巨大的推力涌来，便跌跌撞撞摔进了门里的黑暗中。

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门外的走廊里。黑套裙女人蹲在我面前，见我睁开眼，便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起来。”我用胳膊肘撑着地，想抬起上身，但是腹部的一阵剧痛把我重新贯到地上。我伸手摸索，这才发现小腹上贴着巴掌大的一块纱布，疼痛就埋伏在纱布下面。

我仰着脸问她：“你们对我干了什么？对其他人又干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”她冷冷一笑：“这是你们的工作，拿了老板的钱，当然要为公司做出贡献。”

我一把撕掉小腹上的纱布，鲜血从拇指长的刀口里呼啸而出。“这就是我的贡献？”我愤怒地叫喊起来。“是的。”她淡漠地点点头，“你为客户承担了一次阑尾切除手术的痛苦，你为公司做出了贡献。”

我呆呆地望着她，搞不懂她在说些什么。“你真的不明白吗？”她冷笑着说，“其他保险公司只知道赔钱。赔钱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世界上有钱

人多了，他们的钱花不完，但遗憾的是，他们的命却跟你们这些人一样，只有一条。他们也会受伤，会生病，会死。他们有钱，但是从那些平庸的保险公司买不到任何他们真正想要的服务，而我们莫氏保险改变了这一切。”

她望着目瞪口呆的我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真正的人寿保险。他们不会再受伤痛、疾病乃至死亡的折磨，这都要归功于你们，莫氏的员工，是你们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保险服务，替他们承担起了这一切的痛苦。你应该看到了在你之前走进这里的几位同事，比如叶小晶，她为客户承担了一次惨烈的割腕自杀，客户连一条伤疤都没有留下；张宇，坐在你右边的同事，他为客户承受了一次被围殴的痛苦；顾玉辉，你左边的同事，他兢兢业业，为客户承受着严重的心脏病已经超过两年了。还有康新桥，你最应该学习的就是他，他昨天为客户提供了最高级别的替代死亡服务，让客户获得了第二次生的机会……”

她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我则听得心惊胆战。“你是说？以后……还……还会有这样的……事？”我的声音抖得稀里哗啦。“这取决于你所服务的客户的遭遇。”她说。

我用最后的气力问她：“我，我可以辞职不干吗？”她缓慢但却不容置疑地摇了摇头：“本公司不允许辞职。你也不要想着逃走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们的人都会找到你。合同期内你的生命归本公司全权所有，你自己无权剥夺。当然，如果合约期满后你还活着，并且不愿续约，你就可以离开公司。”她终于挤出一丝生硬的微笑，“公司一向是讲信用的。”

4. 刺杀

我步履蹒跚地走回座位。坐在我左边的中年男人关切地看了我一眼：“谢天谢地，你回来了。”他的手仍旧按在胸口，捂着那颗代人受过的脆弱心脏。

“你们为什么不跑？”我忍着疼压低声音问。“没用的。”他摇摇头，“没人能逃走，惟一的出路就是做满二十年，如果运气好的话……”他哽咽了，眼泪顺着枯树皮般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
我把脸扭向大厅尽头那扇红色的木门，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。如果我可以杀掉那个莫总，那么这家充满了邪气的公司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。

退一步说，即使不杀死他，我也可以逼迫他跟我毁约，这样我就能获得自由了。

那天下班后，我把水果刀卷在报纸里，悄然走向那扇暗红色的门。

没有人注意我，我的那些同事好像对外界的刺激已经丧失了反应能力。门没有上锁，我扭开了门，闪身进入房内。

莫总在黑色的老板桌后抬起头，冷冰冰地看着我：“我没有叫你，你是不允许进入我的办公室的。”我一把扯掉水果刀上的报纸，低声吼道：“来杀你是不需要你允许的！”

他慢慢站起来：“你要杀我？”我三两步冲过去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：“你这间邪恶的公司是在害人，我、我要自由！我要你解散公司。”我的手在抖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他想都没想就说。“不解散公司也可以，我要你解除我的合同。”我退而求其次。

“这好办。”他舔了舔嘴唇，从抽屉拿出一份合同，“你的那份带来了吗？”

我一手用刀抵着他，另一只手摸索着从口袋里拽出我的那份合同，丢在桌子上。他把两份合同展开，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碳素笔，俯身在某页稍微改动了一下。

“好了吗？”我探头探脑地朝合同上看。“好了。”他说。“我可以走了吧？”我的刀仍指着他的脖子。“暂时还不行。”他像是有些抱歉地说。“什么？”我愣住了。

他忽然咧嘴笑了起来：“按理说像你这种没脑子的员工我是不会招进来的啊！你也不想想，保险公司的老板，自己会不买保险吗？你要杀我的话，死的不过是外面那些人中的某一个，很遗憾你没能想到这一点。”

他的话轻飘飘的，但我听来却像一声炸雷。是啊，既然他可以把保险卖给别人，自然也可以给自己留一份。我持刀的手剧烈晃动起来。“但是你刚才改了合同，合同已经作废了！”我大叫起来。

他讥诮地摇摇头：“我只是在合约上加了一条，把你设置成为我进行人寿保险服务的员工了。你现在该不会想杀我了吧？另外告诉你一件事，每年想要杀我的新员工都在二十个以上，其中有半数会一声不吭地把刀插进我的心脏，我几乎每隔一个月都要换一个新的保险服务员……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手中的刀“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

尾 声

三个月后，我仍旧呆在莫氏保险公司。我的工作跟以前略有不同，我每天守在莫总的办公室门口，神经质地盯着走近他的每一个人。

这不是莫总安排的，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他说得没错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人想要刺杀他。这三个月我已经粉碎了四起刺杀他的阴谋，那些新来的员工似乎都不太安分。

对我来说，他们不是来杀莫总，而是来杀我的。为了保住性命，我别无选择。莫总对此并不反对，他认为这替他节约了成本，是好事。

也许我要这样守着他一辈子了……

面具先生

茶 茶

1. 失踪的黑帮老大

杜明怒气冲冲地从大楼里走出来，司机小强已经打开车门准时等候了。这次董事会居然通过了重新分配股权的方案，让他在董事会的地位岌岌可危。

EGG表面是一家贸易公司，实际上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。每一位董事会成员背后多多少少都牵扯着一些黑道势力。杜明是EGG的元老级人物，可如今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很多年轻后生开始蠢蠢欲动。

他疲惫地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。这辆悍马是他去年买的新车，而司机小强已经跟了他五年，所以他才可以如此放心地休息一下。到南山别墅需要四十分钟，可是今天他却隐隐觉得不对劲，似乎有太多的弯路了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右手不动声色地摸向了后腰的枪。

他瞟了一眼车窗外，路线似乎是对的。他看着小强专心致志开车的背影，忍不住苦笑一声。做这一行的太草木皆兵了。他重新闭上了眼睛，可是车子突然一个急转弯，猛地刹住了。

他大怒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小强一脸无辜地转过身来：“老板，爆胎了。”杜明一个巴掌甩了过去：“你他妈怎么开车的！”忽然，他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小强不至于这么脆弱吧，这一巴掌的力道竟然把他的脸皮都扇翻了！

小强诡异一笑。下一刻，杜明感觉到一个微小的东西扎进了自己的脖子里。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，最后一片漆黑，身体重重地倒了下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杜明醒了过来，但他还是假装昏迷，只是偷偷把眼睛

睁开了一条缝——突然，一张巨大的脸凑到了他面前，同时放大的还有一把闪着寒光的手术刀！他下意识地掏掏腰间的枪，却使不上一点力气——他此刻正软软地瘫在一个手术台上。

“小强……我这些年待你不薄，直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大哥我给你就是了，只要你放我一条老命。”他看着小强那张僵硬的脸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却又道不出个所以然。

“嘘……”小强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杜明不敢再吱声，只是惊恐地瞪大眼睛望着小强。如今自己被扒得光溜溜的，只得任人鱼肉。

明晃晃的刀子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，又沿着脸颊轮廓向上游走。小强仿佛在看一件艺术品，说话的声音都充满了蛊惑：“从这里到这里，一刀不能断。”这句话让杜明愣住了。

“从这里到这里，一刀不能断。”记忆里，一个胖男人兴奋地举着匕首，指着女孩光滑的脖子，胖乎乎的脸上泛满了油光。

杜明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他妈到底是谁？”

“小强”轻声一笑，脸上的皮肤有些微皱。他手中的小刀准确地割开了杜明的喉管。温热的血“扑哧”一声溅到了他的脖子上。杜明看着自己的鲜血，叹了一口气，抽搐了几下就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是……面具。”“小强”的眼神陡然凌厉起来，继而又哼着小曲儿拿起一支红笔，开始在杜明的胖脸上画起了线条。“这里一刀，那里一刀，不能断……不能断……”他的声音诡异地回响在空气里。

2.雄研事务所

我对着小镜子仔细修剪络腮胡，看着镜子里那张古铜色的脸，感觉真不错。这家事务所负责一些私家侦探的活儿，当然也包括一些“收账”之类的活计。那些收费自然高些——要请道上的兄弟们帮忙，没有饮茶费的话谁会来？

前天一个胖女人哭哭啼啼地甩了几千块在我桌子上，要求搞到她老公外遇的证据。我看了看这个一脸横肉的凶女人，心里感叹道：如果我是她老公，我也会外遇。不过看在钱的分儿上，我没那么嚣张，顾客是上帝。于是第二天我把上帝她老公的照片递给了她。照片上，她老公戴着眼镜，



一脸斯文地挽着一个苗条淑女进了哈根达斯。二十分钟后，两人钻进宝马扬长而去。

婚姻果然是坟墓啊，不只是爱情的，还是金钱的。因为眼镜男将要支付女人五十万的费用——婚前协议上写着，如果他敢背叛妻子，就必须净身出户外加巨额赔款。女人转动着戒指哭得落花流水。我耸耸肩，让莉莉送她出去。

“这种钱也太好赚了。”我愤愤地将钱塞进抽屉里，然后给李沂南打了通电话。我压低嗓门儿：“我要最高仿真度的身份证和最新的万能钥匙。”

那头的声音带着嘲讽：“又干什么不要脸的勾当？”

我对着小镜子摸了摸喉结：“李沂南，少说废话，我是在救人一命。晚上老时间老地点见面。如果货够正，我免费赠送你香吻一个。”她“呸”了我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胖女人在走廊处回头望了我一眼，我笑着对她挥挥手。她与莉莉似乎说了几句，莉莉一脸茫然地望了望她，又看了看我。我招手让莉莉进来，数了一小叠钞票给她：“宝贝儿，辛苦啦。”

在走廊上，莉莉张合的嘴唇说的是——当然是啦。我们做事情很有效率的。黎太以后有什么麻烦记得再来，我们老顾客打八折。

晚上9点，我晃悠着来到咖啡馆。角落里，一个马尾辫小姑娘大老远就白了我一眼。

我坐过去“嘿嘿”一笑：“东西呢？”

她美目一瞪：“钱呢？”我“切”了一声，掏出一个鼓鼓的信封递给她。她掂了掂，给了我一盒东西。

几张身份证，三把不起眼的小钥匙。其实一把足矣，但为了应付某些特殊情况，李沂南给我准备了三把，其中一个锋利得堪比微型匕首。

“这是十年前那个事件的所有剪报，太难找了。我费了好大功夫才复印好的。有消息我再通知你。”李沂南潇洒地对我挥挥手，马尾辫子一蹦一跳地甩远了。

咖啡馆里放着悠扬的老歌，我翻着剪报，冷汗一阵阵从后背滑落。我拨通了方佑的电话，十分钟后，一个络腮胡子男左顾右盼了好久，才小心翼翼地在我身边坐下。

“方先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似乎并不是单纯的被仇家追杀那么简单。”我随着音乐轻轻敲击着桌面。

方佑似乎很冷，不停地搓着双手。我把其中一则新闻递到他面前。他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。我倾着上半身靠近他：“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就不干了。你还是去找警察或者坐以待毙吧。”我作势要走，他一把拉住我低声乞求。

“我说，我说还不成吗！”他颤巍巍地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照片，用了好大的力气才铺平它们。照片上，一个胖男人血肉模糊地躺在一张手术台上，整个脸皮被人活生生剥了下来。男人的眼珠子还泛着光，说明那时的他还未真正死去。我灌了一口凉咖啡，心里一阵发虚。

另一张照片更是让人作呕。一个男人的脖子以下全部被剥光，只余脸部皮肤完好。远远看去，好像这个男人戴着一张白花花的面具，无比骇人。还有一张照片诡异极了。男人四肢被固定在椅子上，穿着戏服似的大白袍，脸上皮肤被一分为二，左边早已不知去向，右边却用油彩画了个小丑的造型。漆黑的眼圈、混浊的眼泪、微笑上扬的大嘴唇，像是在嘲讽着这个荒谬的世界。

凶手是谁？到底想表达什么？

3. 吸血鬼女孩

方佑低着头，颤抖的嗓门儿仿佛一部濒临崩溃的老式录音机。

“十年前，我是个小混混。整天跟在那些老大身后晃悠。收保护费、敲诈勒索、放高利贷，干了不少缺德事。”他红着眼圈笑了笑。

“有个男人找我们借了1万块，说是给女儿的救命钱，约定一个星期后还，利息三千块，超过一天增加一千块。你知道，我们就靠那些过日子。”

我皱着眉，依旧看着手里的照片，心里盘算着让李沂南查一查他们的身份。

“一周后男人没有还钱。我们找上门去揍了他一顿，翻了好久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得威胁他，如果三天后再不还钱，就要他好看。三天后，我们在路上堵住了他女儿。她身后还跟着个毛头小子。我们先狠揍了那小子一顿，把他扔进了巷子里的废纸箱里，然后抓着女孩扬长而去。”

他苦笑着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叹了一口气：“作孽多了是有报应的。你看，报应来了。”我不置可否。

“你猜我们当时在他女儿包里翻到了什么？”



我摇摇头，知道才有鬼。

“我们找到了一瓶新鲜的血液，是生的！”他声音颇具煽动性，“我们老大问她这是什么？女孩说是她的药。我们老大大怒，说‘放屁！你他妈又不是吸血鬼！’哪知那一脸苍白的的女孩点点头，说，‘我爸爸说我就是吸血鬼，我妈就是受不了我才跑了的。’你知道我们做这一行的，自然不信鬼神之说。我们老大一把砸烂了那瓶子，威胁道：‘给你老子打电话，让他还钱，不然老子宰了你！’方佑说到这里，喘了一口粗气，才有力气继续说下去。

“哪知道那女孩看着瓶子砸烂了，尖叫一声就扑了过去，疯了一样地舔着地上的鲜血。我们惊呆了。她整张脸都被玻璃扎破了，嘴巴和舌头肯定也被扎坏了，脸上的表情很痛苦，但还是拼命地舔！拼命地舔！直到把地上的血迹舔得干干净净后，才趴在那里喘着粗气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胆小的那个甚至尿裤子了。”他又望了我一眼，咧嘴一笑，“那个尿裤子的就是我。”

我暗骂了一声“活该”后，问道：“然后你们杀了她？”

他顿了顿说道：“我们老大一向胆大包天，看着弟兄们吓成这样，觉得很没面子，一方面又想逼迫那男人还钱，所以……他当着我们的面……活生生割下了女孩的整张脸皮……”方佑突然呼吸有些困难。他的手紧紧抓着桌布，声音颤抖。

“然后装在一个精美的礼品盒子里，派我放在男人家门口。”他颤巍巍地抽出了一支烟，点了两下才点燃。

“男人沉默不语地把盒子拿了进去。我躲在对面楼顶，拿着望远镜看屋子里的情况。男人看到盒子里的东西后，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，然后上吊自杀了。”

我知道重点就要来了，自然没有打断他的话。也许这就是凶手做一张面具的原因，只是他为何那么有把握地给方佑寄照片，难道不怕打草惊蛇吗？毫无疑问，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当年参与绑架的人，只是女孩的父亲早就死了，女孩的母亲很多年前已经跑了，这个十年后才来报仇的凶手又是谁呢？

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吸血鬼啊，估计那女孩不过是得了血卟啉病，又称血紫质病。英国的“疯子国王”乔治三世就是这种疾病的受害者之一。

因为卟啉一旦接触阳光，就会转化为危险的毒素，吞噬人的肌肉和组

织。因此，卟啉症患者像传说中的吸血鬼那样，只能生活在黑暗世界里，这也是吸血鬼故事的起源。看来女孩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到偏方，让女孩把血液当饮料喝，怪不得会借高利贷。

4. 寻人启事

后面的事情，大致也能猜出来。当年的参与者，纷纷被掳到一个地方。方佑当初找我，只是说可能有人要杀他，让我帮他解决这件事情。

没错，我就是干私家侦探的，这个活计有些危险但是来钱快。刚好方佑有个事务所，当然比起我的，他那根本不算什么。于是我用美黑膏抹黑了皮肤，贴上了络腮胡子，因为我们身形很像，所以我代替他，成为了雄研事务所的老板。

莉莉的确是他的秘书，不过这女孩口风很紧，基本靠得住。那天的胖女人，我怀疑是来核实我身份的。所谓的调查老公外遇，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试探我是否真的是方佑。如果老公开得起宝马，她肥硕的指头上又何必戴假钻？虽然仿真度很高。

我让李沂南查查方佑口中那个被害的女孩当年的男友，还有那些受害人的身份。结果她忙了两天无功而返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，这个案子至今悬着——女孩的父亲已经自尽，女孩的尸体一直没找到，警方无从下手。

我沉吟片刻，以目前情况看来，最有可能实施这一系列报复性凶杀的，便是当年女孩身边的男友。不过十多岁的孩子，要多大毅力才可以苦熬十年才寻仇啊。

可是好几天过去了，虽然我高度警觉，但也没有遇到什么“暗弹”或者“毒药”。若不是那天的胖女人来踩点，我必定会怀疑是方佑太过紧张。他当年不过是送了个礼品盒罢了。

正想着，莉莉带进来了一个神情悲痛的中年妇女，她手里捏着一张报纸。

“这是我女儿……报纸上有她的照片，是寻人启事！”说罢，她竟然捂着脸呜咽起来。我接过报纸，心里一紧，这不是吸血女孩的照片吗？她坐在椅子上，虽然还是病怏怏的，嘴角却带着笑意。报纸日期是今天，寻人启事上却是十年前就死去的女孩！

女孩轮廓上依稀看得到我面前女人的痕迹。女人悲恸的样子不似假